

李則芬著

中外交通會通史 (十)

上海神州國光社出版

李則芬著

中外戰爭全史

第十冊

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註冊商標

五九八（七三一八三）

中外戰爭全史 第十冊

著作者：李 則 芬

出版者：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信義路一段三號十樓·電話／三九五二五〇八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台業字第一八五號

總發行所：台北市長安東路一段五十六號·電話／五八一二七四一

門市部：台北市信義路一段三號信義書城·電話／三五一四二二一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四十九號·電話／三一六八二九

高雄市五福四路九十五號·電話／五二一〇四一六

印刷者：三軍大學印刷製版廠

地址：台北市北安路五〇一巷七十七號

初版：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十一月

定價：新台幣肆佰元整

郵政劃撥：帳戶〇〇一八〇六一一五號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缺頁·倒裝，請寄回換書■

中外戰爭全史 第十冊 目錄

第二十四篇 近代軍事發展的回顧

第一章 一步步走向總體戰	一
第一節 概說	一
第二節 兵器的發展	一三
第三節 軍事制度的發展	二〇
第二章 海軍的發展	三四
第一節 十八世紀的軍艦與火砲	三四
第二節 蒸汽鐵甲艦時代到臨	四一
第三節 十九世紀末海軍的發展	五〇
第四節 一九一四年以前的各國海軍	六四
第三章 著名軍事理論家及其著作	七四

第一節	約米尼	七四
第二節	克勞塞維茲	八六
第三節	馬漢	九四
第四節	各家軍事思想的異同	一〇〇

第二十五章 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一章	戰爭原因及各國戰備	一二三
第一節	烈強對亞洲的侵略與衝突	一二三
第二節	烈強對非洲的侵略與衝突	一三九
第三節	巴爾幹風雲與兩大聯盟的對立	一五六
第四節	主要交戰國的戰備	一七八
第五節	主要交戰國的作戰計畫	一八七
插圖一	史梯芬對法作戰計畫	一九一
插圖二	東戰場德奧俄軍集中計畫	二〇二
第二章	開戰第一年	二〇六

第一節 戰爭爆發，延亘全球	二〇六
第二節 馬恩河之戰	二一二
插圖三 一九一四年馬恩河之戰	二一七
第三節 坦能堡之戰	二三〇
插圖四 德軍第八軍團最初配置	二三一
插圖五 坦能堡之戰	二三八
插圖六 馬蘇爾湖之戰	二四二
第四節 波蘭戰場諸作戰	二四三
插圖七 奧軍進攻塞爾維亞失敗	二四四
插圖八 加里西亞奧軍先取攻勢	二四六
插圖九 洛次（羅茲）之戰	二五一
第五節 海上諸緒戰	二五二
第六節 土耳其冬季攻勢	二六七
插圖一〇 俄土戰場概況	二七四
插圖一一 沙里卡密斯之決戰	二七九
第七節 日本趁火打劫	二九〇

第三章	一九一五年	二九五
第一節	本年全般情勢概述	二九五
第二節	西戰場諸作戰	三〇七
插圖一二	西戰場德軍戰線	三〇八
第三節	東戰場德奧聯軍的攻勢	三一
插圖一三	一九一五年東戰場德奧聯軍的攻勢	三一三
第四節	達達尼海峽戰役	三二七
插圖一四	英法聯軍加利波利之攻擊	三二二
第五節	意大利戰場	三三〇
插圖一五	意大利戰場	三三二
第六節	同盟軍對塞爾維亞的攻勢	三三六
插圖一六	德奧保三國聯軍進攻塞爾維亞	三三六
第七節	高加索戰場	三三七
插圖一七	馬拉茲哥特之戰	三四五
插圖一八	伊勒斯凱特河谷之戰	三四九

第四章	一九一六年	三五二
第一節	本年全般情勢概述	三五二
第二節	西戰場與南戰場	三六三
插圖一九	松姆河之戰	三六七
第三節	東戰場	三六九
插圖二〇	布魯西羅夫攻勢	三七一
插圖二一	同盟軍進攻羅馬尼亞	三七三
第四節	土耳其各戰場(上)	三七三
插圖二二	一九一六年初期高加索俄軍攻勢	三七七
第五節	土耳其各戰場(下)	三八六
插圖二三	俄軍倍波特突破戰	三九〇
插圖二四	吉哲——奧格納特作戰地區	三九五
第六節	日德蘭海戰	四〇四
插圖二五	北海形勢	四〇七
第五章	一九一七年	四一三

第一節	本年全般情勢概述	四一三
第二節	西戰場及南戰場	四二四
第三節	東戰場及巴爾幹半島	四三五
插圖二六	赫第爾的攻勢戰術	四三八
第四節	土耳其各戰場	四三九
插圖二七	伊拉克英俄聯合攻勢	四四五
第五節	美國建軍及遠洋輸送	四四八
第六章	協約國贏得最後勝利	四五八
第一節	一九一八年初期的和平跡象	四五八
第二節	魯登道夫攻勢	四六三
插圖二八	西戰場魯登道夫攻勢	四六七
第三節	西戰場聯軍的攻勢	四七六
插圖二九	一九一八年聯軍恩河——馬恩河攻勢	四七八
插圖三〇	一九一八年八月亞眠之戰	四八一
插圖三一	美軍聖米赫爾攻勢	四八九
插圖三二	福煦的最後攻勢計畫	四九一

第四節 意大利及巴爾幹戰場	四九七
插圖三三 一九一八年意大利最後攻勢	五〇一
第五節 土耳其各戰場	五〇三

第七章 休戰、談判及條約

第一節 休戰及聯軍進佔萊茵河	五一六
第二節 巴黎和會	五二〇
第三節 凡爾賽條約	五二六
第四節 交戰國的總損失	五三四

附錄

一、世界戰爭年表(5) (自十八世紀至二十世紀)	五四一
二、西文人地名考	五五七
三、第八至十冊主要參考書籍	六三四

第二十四篇 近代軍事發展的回顧

第一章 一步步走向總體戰

第一節 概 說

【亞洲軍事沒落】自十七世紀起，歐洲軍事發展迅速，亞洲則日趨沒落，無法再與歐洲相提並論。誠然，迄至十九世紀，亞洲仍有三個帝國，一是中國的滿洲政權，一是印度的蒙兀兒帝國，一是橫跨歐亞二洲的奧托曼土耳其帝國；然皆已日漸式微，軍事上遠比歐洲列強落後了。

中國的滿清政權，第八冊已作了詳細敘述，論其軍事，可以雜亂無章四字道破其一切。初滿清未入關之前，組織了滿蒙漢三種八旗兵，可算是清朝的中央武力。入關之後，逐漸設置綠營兵，雖亦算是正規軍隊，然各部分駐諸省，糧餉由地方自籌，實際是地方部隊性質。除國有大故，需要對內對外用兵時，得向各省抽調其一部綠營兵外，一般皆只履行地方勤務。及太平天國亂起，八旗、綠營無功，乃有湘軍、淮軍興起，而民團性質的私有武力或派系武力由是得勢，名號複雜，餉源不一，所有招募、編

制、訓練、武器、裝備，皆各行其是。十九世紀末葉，雖在李鴻章主持之下，採用西法，聘用外人，分別訓練新式陸海軍，但也沒有效果。甲午中日戰爭，所有積弊無不暴露無遺，第八冊已經詳述，不再贅言。

蒙兀兒帝國自從那位自號「天下之君」的奧愕塞死後（一七〇七），南印的馬拉德王朝重振國威，帝國領土日蹙。印度各地小國林立，四分五裂，蒙兀兒皇帝徒有虛名，實際上早已不是印度的統一朝廷。且自十七世紀起，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勢力蒸蒸日上，先後打倒荷蘭、法國勢力，到了十八世紀，遂進軍德里，迫使蒙兀兒帝室聽命於英人。至十九世紀，印度已經是英國的屬地。

奧托曼土耳其帝國隨着國勢的衰弱，龐大的屬地紛紛脫離帝國。希臘首先於一八三二年宣佈獨立。一八七七年俄土戰爭，土耳其戰敗，在一八七八年柏林會議中，又讓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塞比亞（塞爾維亞）等獨立。於是，土耳其在歐洲的土地所剩無幾，且都是隨時可能叛亂的危險地區。亞洲方面，由於屢次戰爭，迭爲俄國所敗，高加索山南土地一再喪失，亞美尼亞地區大部都已爲俄軍所佔。北非方面，至十九世紀三十年代，一自英軍進佔開羅後，埃及已接受英國的支配；而北非的摩洛哥、阿爾及利亞、突尼西亞、利比亞等國，則已一一歸屬於法國勢力範圍了。軍事方面，土耳其一再重建新軍，聘請英、德等國顧問指導，效果還是很差。

至於波斯呢，由於內部多亂，一再易朝，國勢衰弱。強鄰乘機而入，俄國侵佔了許多邊疆土地，英國亦自南部侵入，而波斯遂成爲英俄二國角逐之地。

不過，亞洲總算還有一個後起的日本軍國主義抬頭，於一九〇四——〇五年擊敗俄國遠東軍，遂一躍

而居於世界軍事強國之列，正好趕上第一次世界大戰。

但在亞洲古老帝國軍事衰微之後，西半球方面則興起一個美國。美國獨立之後，因為愛好和平自由，建國之初，連常備軍都沒有。其後迭有對內對外戰爭，軍事稍有改進，依然殊不足道。最後南北戰爭五年，獲得不少軍事經驗，而美西戰爭又在中美洲加勒比海及太平洋方面，獲得一些殖民地，遂成爲新興的殖民國家，具有很大的軍事潛力，足與歐洲列強相抗衡。

基於上述原因，這一篇所述評的軍事，幾乎全是歐洲方面的事，到最後才稍爲加上美國及日本一些事情。

【仿效考斯道夫及腓特烈大王】自從瑞典王考斯道夫第二（考斯道夫·亞道夫，一六一一—一六三二）在三十年戰爭中大顯威風之後，百餘年間，歐洲的軍事趨勢，各國皆仿效考斯道夫的瑞典軍事制度及其作風。他的軍隊基礎是旅，旅是戰術單位，而不是行政單位，每旅人數不等，由一千人至一千五百人的都有。他把一旅之內的長矛兵與滑膛步槍兵編成的各小戰鬥羣，聯合組成一種楔形象形，從而像一種「機動人堡」。然極富彈性，沒有一成不變的規則，各羣的位置及其比例，因狀況而異，以適應各種不同的戰術要求。他的旅具有這種彈性的利益，較之敵人的密集方隊，可發揮更大和更有效的火力。

瑞典軍的騎兵，拋棄了日耳曼僱傭騎兵慣用的「半旋迴攻擊戰術」，而採用乘馬突擊。考斯道夫對軍事的更大貢獻，是發明了一種輕砲，那是出現於野戰的最初火砲。尤其難得的是，他的騎兵、步兵、和砲兵三位一體，聯合作戰，好像渾然一體似的。例如在三十年戰爭中，布勒坦平原之戰時，神聖羅馬帝國的大將柏朋興伯爵，率領着當時歐洲最精銳的「黑胸甲騎兵」五千名，從其左翼的遠外方旋迴前進，

猛撲瑞典軍的右翼側。考斯道夫的各戰鬥羣，用步槍兵與騎兵交替作戰，對於這種危機的應付，早已受過特殊訓練。帝國騎兵衝向瑞典軍這種有彈性的人堡，把自己碰得粉碎。瑞典軍的砲兵，對準帝國騎兵各中隊彈如雨下；瑞典軍滑膛步槍兵，突然向前、展開、跪下、射擊，然後復退到後面去裝填彈藥；瑞典騎兵出來逆一番，又退縮回去，受着他們自己的加農砲火和步槍火的掩護——這三個兵種的聯合戰鬥，做得非常迅速確實。

考斯道夫也很重視工兵，每次遠征皆隨帶着大批工兵部隊。而其他各兵種，甚至連騎兵在內，也一律受過架橋和構築工事的訓練。據傳奇故事說，三十年戰爭中，瑞典兵一到日耳曼土地之上，國王考斯道夫即以身作則，於使用圓鋸之前，先跪下來，作一次感恩禱告。不管這故事是否真實，事實上，瑞典軍隊確是善於構築工事和禱告的。

及至奧國王位繼承戰爭，帶來三次西里西亞戰爭（1740—42, 1744—45, 1756—63，最後一次又稱七年戰爭），普魯士的腓特烈大王創造了輝煌戰績，於是，各國又爭相仿效普魯士。

腓特烈大王的步兵戰術，還是其上代傳統的橫隊戰術，其優點不在於作戰，而在於消極的防止逃亡。最特別的是在類騰之戰（Battle of Leuthen 一七五七年十二月五日），他用各營成梯次的斜行進（diagonal advance）擊敗奧軍，在歷史上出現了「腓特烈的梯次隊形」（Frederiek's Oblique Order）。其實，這是當時爭論不休，至今還沒有結論的一個疑案。有人認為這種隊形是類騰之戰獲勝的主要因素，有人則反對此說，而謂「奇襲與火力的效果，贏得那一次勝利，却被歸功於梯次隊形了。」拿破崙也曾批評過：「腓特烈（地下有知），看到崇拜他的人們，抄襲着普魯士戰術的每一神聖細節，

正在掩袖而笑。」

【講求嚴格紀律與準確無比的訓練】無論考斯道夫的瑞典軍，或腓特烈大王的普魯士軍，其軍事基礎或祕訣，都在於嚴格的紀律，與準確到分毫不差的訓練要求。不過在紀律方面，二者的動機並不相同，考斯道夫之目的在於遠征異國，因糧於敵，以戰養戰，所以他的軍紀以嚴禁擾民爲主旨。腓特烈的紀律，以防止逃兵最爲重要，故以養成士兵害怕長官爲主旨。現在我們分別來看二人的紀律及其準確無比的訓練要求。

考斯道夫的瑞典軍，不但嚴禁劫掠，也禁止一般常有的隨營謀生之人。據說，當時有一支神聖羅馬帝國的軍隊，戰鬥兵員三萬人，却有十四萬非戰鬥員隨軍行動，擾害着戰鬥人員。那些非戰鬥人員中，有婦女，有小孩，有殘廢者，他們的故鄉已被軍隊劫掠所毀，所以他們皆淪爲流氓、乞丐、小僮和娼妓。瑞典軍隊亦允許士兵的妻子和家族隨團行動，惟小僮和娼妓則必逐出營外。兒童皆在團內自辦的學校讀書。

盜竊、劫掠、怕死、及對婦女之非禮等，皆以絞刑處死。較輕的罪犯，則罰以帶枷鐐，或一坐木馬——每一個腳各縛上一枝步槍。士兵除有權借用老百姓的火灶燒飯之外，還可以要求借用睡床及鹽和醋，此外，所有其他勒索，一律視爲劫掠，要處死刑。

瑞典的嚴格訓練要求，是應乎其彈性隊形的需要。他的彈性人堡之旅，步、騎、砲三兵種的密切配合，非在訓練中嚴格要求不可。當布勒坦平原之戰，與瑞典軍並肩作戰的薩克森軍隊，被奧軍擊敗而潰走，瑞典軍左翼完全暴露。然在此危機中，瑞典王立即命其左翼的各旅利用其彈性隊形之便利，變換正

面，從容地等待敵人來攻。像這樣的隨機變換，能夠做到絲毫不生混亂，可見他們平時訓練所要求的準確程度。

腓特烈的嚴厲軍隊紀律，是要養成士兵害怕官兵，只要其官長一聲令下，赴湯蹈火而不敢辭；只要有官長監視着，決不敢逃亡。腓特烈留下給普魯士軍官的遺言說：

對於士兵所能做到的，只是給他們「團隊精神」(esprit de Corps)——那就是，對自己本團的評價，高於全國的其他任何部隊。軍官們有時會把士兵帶到最危險的地步（而士兵又不受榮譽感的影響），所以必須使士兵害怕自己的官長，更甚於害怕他所面臨的危險。

因此，普魯士的貴族軍官們，爲了保持自己的尊嚴，就必須盡量降低士兵的地位，不但濫施殘酷無情的刑罰，且只給他們最壞的食物，和最低的薪餉。

普魯士軍隊訓練之目的，是要產生一種機械人，動作上不能有一點錯誤。例如步槍裝彈的訓練，是永無止境的，所以普魯士步槍兵每分鐘能發射五發子彈，別國的步兵則只能發射二次或三次。

但是，各國國情不同，特別是國民性差異很大，像瑞典、普魯士軍隊那麼嚴格的紀律和準確的訓練，別的國家是辦不到的。那些仿效考斯道夫或腓特烈的人，只能學到一點形式而已，所以考斯道夫之後，歐洲其他國家沒有出現過彈性人堡的旅；腓特烈之後，也沒有也何人運用過梯次隊形。不但如此，像普魯士那樣的嚴格紀律，有時會使士兵發生思想反動。所以腓特烈特別致力於不讓士兵有思想。他說：「如果我的士兵開始有了思想，就沒有人再願意當兵了。」我們研究腓特烈戰史，發現他每次會戰獲勝之後，總是不肯追擊敵人。其原因何在？就是他害怕一旦放任追擊，官長不能確實掌握士兵，逃亡

必然很多。換言之，追擊行動，有瓦解普魯士軍隊的危險。普魯士的訓練也常有流弊，例如步槍裝子彈的訓練，但求迅速，每分鐘的確可以發射五次，然倉卒從事，往往有瞄準不確及發生不着火的毛病，以致欲速不達，弄巧反拙。例如在普奧兩軍初期衝突時，奧軍步槍兵裝彈雖慢，但因瞄準確實，更能使普軍蒙受重大傷亡。

【機動與彈性】軍事思想上的這種桎梏，要到十八、十九世紀之交，才獲得解放。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用徵兵制度徵來的民兵，自然不會接受那麼嚴格的紀律和刻板式的訓練；事實上，也沒有那麼從容的時間，使新兵接受那種極費工夫的訓練。法國陸軍部長加爾諾（或噶爾諾），知道法國新兵不能用正規戰法，與敵人的正規軍作戰，只有讓士兵們自行作主，盡他們的能力去從事戰鬥，那就是所謂散兵戰術（Skirmish Tactics）有各自為戰之意，敵方的正規軍人則譏之為（羣衆戰術）（Horde Tactics）。

法國革命時的民兵戰術，顯然是受了美國革命（獨立）戰爭的影響。法國革命領導人之一拉法脫夷，當時的能幹將領朱爾登，及日後為拿破崙參謀長的柏齊爾三人，及次級軍官百數十人，皆曾參加美國革命戰爭。這些人回到法國，參與本國的革命戰爭，都熱心採用美軍的戰法。所以法國的國民兵步兵營之內，也編組了一個來復槍連，一經作戰，也就學會了美國式的散兵戰術及利用地形地物的掩護。

一七九三年九月六日，宏茲庶特之戰（Battle of Hondschoote），法國的國民兵部隊，大多數都與英軍保持着相當的距離，不敢接近到敵人的滑膛步槍射程之內。只有一些最冒險的人，形成參差不齊的散兵波，上前去利用壕溝和籬笆作掩護。他們在那裏形成了一條漫長的火線，使敵人毫無辦法。英軍如用齊放火力還擊，對於那麼散漫而掩蔽的法軍士兵，可謂浪費彈藥；如果攻擊前進，法軍士兵又搶先